

世界名著典藏

Le Père Goriot

高老头

[法] 巴尔扎克 / 著 许渊冲 / 译



名家全译本
国际大师插图



全国百佳出版社
中央编译出版社
Central Compilation & Translation Press



巴尔扎克

译 序

1945年英国作家毛姆应《红书》杂志之约，为读者推荐十部世界上最佳的小说。毛姆认为，确定一部小说是否成功，就要看它是否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。他以此为标准选出了三部法国小说、五部英国小说、两部俄国小说。法国小说是巴尔扎克的《高老头》、司汤达的《红与黑》、福楼拜的《包法利夫人》；英国小说是菲尔丁的《汤姆·琼斯》、奥斯汀的《傲慢与偏见》、勃朗特的《呼啸山庄》、狄更斯的《大卫·科波菲尔》、麦维尔的《白鲸》；俄国小说是托尔斯泰的《战争与和平》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《卡拉玛佐夫兄弟》。

关于《高老头》的评价，毛姆在他的文学批评典范之作《巨匠与杰作》中说：“巴尔扎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，他有着惊人的天才，丰富的思想，巨大的创造力，对人的知识极为深广渊博，观察力精确细微。《人间喜剧》中创造的人物数量惊人。而在我看来，《高老头》是《人间喜剧》的代表作。”

为什么毛姆说巴尔扎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家呢？因为他有惊人的天才，又有渊博的知识。他惊人的天才主要表现在巨大的创造力上，他在小说中创造了成百上千栩栩如生的人物；其次表现为丰富的思想，如《人间喜剧》写出了一个人“钱能买到一切”的上流社会。他渊博的知识说明了他观察力的精确细致，这是他的现实主义；他巨

大的创造力又说明他有丰富多彩的想象力，这是他的浪漫主义。一般说来，他描写人物是现实主义的，而讲述故事却是浪漫主义的。在小说中他能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得恰到好处，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写浪漫主义的故事，写得引人入胜，使平凡的人物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情，所以不少人认为他是最好的小说家。下面我们就以《高老头》为例来做说明。

《高老头》的主角高里奥大爷是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时期发家致富的。他做面粉生意，从外地低价收入，而在巴黎高价卖出，结果发了大财。这说明作者生活经验非常丰富，历史知识广博；甚至对今天的中国社会，也不无借鉴参考的作用。高老头做生意精明，生活上却小事精打细算，大事糊里糊涂。如对两个女儿溺爱无边，为了给女儿买一条金边舞裙，自己抱病卖物换钱，一病不起，结果自己给了女儿生命，女儿却促成了父亲的死亡。这种生死斗争，说明了作者的创造力、想象力很强，同时对中国现实社会的义利之争，也可以起到中西对比的作用。

巴尔扎克在此部书中运用了多种写作手法。如写高老头做面粉生意，是用叙事的方式来描写人物。说他给了女儿生命，而女儿却给他带来死亡，是用他自己说的话，用他自己的语言来写其性格。第三种方法是用物写人，如高老头挂在胸前的纪念品是用他亡妻的头发编成链子挂着的圆盒，里面放着两个女儿幼年时代的卷发。这个纪念品说明了高老头的感情生活。第四种方法是用别人的话来写对人物的看法。如欧金·拉思提雅认为高老头是父爱的象征；男仆说他是个好人，从不害人，又给小费；公寓的寓公却说他的死活无足轻重，把他当作笑料，当作谈话的味精；他的女婿却说他是破坏家庭安宁的罪魁祸首。这些不同的看法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。

从以上的例子看来，巴尔扎克描写人物主要用了四种方法：叙事，写物，记言，议论。有时四种方法结合运用，使人物的性格更加鲜明突出。如作者叙述高老头的女儿、女婿因为老人的形象有损贵族

的体面，因此拒绝让他参加社交活动；而高老头却说：只要女儿玩得快活，自己吃苦也是心甘情愿的。这句话就突出了高老头厚人薄己、忍辱负重的性格。他甚至说：“地狱就是见不到儿女的地方。”这更用夸张的手法突出了父爱的伟大。在他病危的时候，他还说只要一见女儿，他就立刻不会觉得痛苦；而当女儿没有来看他时，他又说女儿不来也好，免得看见他的病容会使她们伤心。这又用主观思想和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、内心思想前后的矛盾斗争，来突出描写人物的性格。但高老头对女婿和对女儿的态度却是截然不同的。当女婿要霸占女儿的财产时，老人说他是“杀人不见血的凶手”，这可以看出他爱之深而恨之切的心理。至于写物与记言的结合，如上面提到的高老头用亡妻的头发编成链子的纪念品，沃克大妈舍不得用它陪葬，因为纪念品是金质的，这就写出了沃克大妈重利轻义的性格；而拉思提雅却一定要把纪念品挂到遗体的胸前，这又写出了大学生重义轻利的品德。由此可以看出巴尔扎克结合事物言谈四个方面来描写人物的创造力。

如果说高老头之死是人间喜剧的一个结局，那么欧金·拉思提雅初入花花世界却是一个喜剧的开始。高老头是父爱的象征，欧金却是向上爬的典型。如何向上爬呢？他有两条道路可走：一是学习法律，走上升官发财之路；二是拉关系，找有钱的情人，走上发家致富之路。第一条依靠的是才，第二条依靠的是情。欧金想双管齐下，沃特能却建议他走第二条路，要他进攻薇多琳小姐；他自己却更爱高老头的小女儿德尔芬，这说明他重情轻财，而沃特能却是重财轻情。沃特能轻的是男女之情，却又看重友情。如他为了帮助欧金赢得薇多琳的财产，唆使薇多琳的哥哥决斗送命，使薇多琳得到了父亲只让哥哥继承的产业。而欧金却想阻止薇多琳的哥哥参加决斗。这个故事又写出了两个不同的人物：沃特能重利，重理，重友情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；欧金重义，重情，更重爱情。他不肯见利忘义，但是为了爱情他却可以牺牲利益，甚至为了爱情可以杀人，这就是为情而忘义了。此外，巴尔扎克还做了两个具体的比喻，他把欧金比作火药桶，一触即

发，立刻爆炸；又把沃特能比作狮身人面像，无所不知，但是一言不发，莫测高深。从这两个人物的例子，也可以看出巴尔扎克从事物言谈四个方面描写人物的艺术水平。

以上谈的是作者创造的人物，至于他丰富的思想，则往往流露在人物的对话中。如巴黎社会的一代佳人玻瑟昂夫人就对欧金谈过她对世界的看法：“这个世界值多少钱，你就付出多少。你想出头露面，我可以帮你。你先得了解女人在泥坑里陷得有多深，男人的虚荣心有多重……你的算计越是冷酷无情，你出头的机会就越大。你打击越狠，别人就越怕你。要把男人女人都当牛马，要马每一站路都跑得筋疲力尽，你就可以到达欲望的顶峰。”又如沃特能和欧金谈到出路问题时说：“要如何争个你死我活，像瓶子里的几只蜘蛛一样，不是你吃掉我，就是我吃掉你，才能争得一个位子。”“腐化堕落还是当令，因为真正的人才太少。因此，腐化成了无所不在的平庸之辈的武器，而你到处都可以感到刀光剑影……”从这些话中可见一斑。

目 录

一 沃克公寓.....	1
二 贵族之家.....	50
三 花花世界.....	82
四 亡命之徒.....	137
五 高家二女.....	187
六 老人之死.....	232
译者后记.....	257

一 沃克公寓

沃克大妈的娘家姓官方。她是一个老大娘了，四十年来，她在巴黎拉丁区之外，靠近红山口的圣贞妮薇芙新街上，开了一家供应普通人膳宿的公寓，名叫沃克之家，接待男女老少，名声不坏，没有什么人说三道四、评长论短。不过三十年来，公寓里也没有住过什么年轻人，只有境遇不好的家庭，提供不了太高的费用，才让子女来住公寓。话又说回来，就在本书戏剧性的事件开始的1819年，却有一个可怜的少女住进了沃克之家。在悲情文学盛行的年代，“戏剧”这个词不是让人随意滥用，就是受到粗暴的对待。但在这里，我却不得不借重这个词，不是因为这个故事真正有多少戏剧性，而是因为读完本书之后，城里城外的¹读者也许会自觉或不自觉地掉下几滴同情的眼泪。不过城外的人能不能理解城里的奥秘，那是可以怀疑的。这本书的特点是地方色彩浓厚，所写的见闻，不是亲身经历，到过蒙马特和红山头之间的这块光怪陆离的地方，恐怕很难体会。比如墙上斑斑驳驳的石灰随时都会脱落，掉到地上；阴沟里的污泥浊水已经流成了小河。这个乌七八糟的世界充满了虚假的欢乐、真实的痛苦，而且动荡不安，令人心烦意乱，如果不是发生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还不容易引起一时的轰动。然而，坏事也像好事一样，都会积少成多，多到了爆发

¹ 原文是拉丁文。



的地步，就会造成剧烈而重大的苦难。即使自私自利的人，见到这种景象，私心也不得不有所收敛，会产生片刻的同情，就像一口吞下了一个甜水果，反会食而不知其味一样。人类文明的列车不断前进，但是就像印度运载神像的大车，无论碰到什么不信神的人阻碍车轮前进，都会毫不留情地把他的心灵轧得粉碎，并且继续进行自己的光辉旅程。手拿这本小书的读者，会不会坐在安乐椅里自言自语，“这本书也许可以排忧解难，消磨一段时光？”你们读到高里奥大爷（就是高老头）不便告人的痛苦时，会不会无动于衷，照常津津有味地吃你们的晚餐，反而怪作者无事生非，夸大其词，用文辞来扰乱人心呢？啊！你们要知道：这个戏剧性的事件既不是无中生有，也不是小说家的编派，一切都是真的¹，都是真情实感。每个人只要扪心自问，就会发现在自己身上，在心灵深处，都会发掘出这些情感的根源。

¹ 原文是英文。

这座为普通人提供膳宿的公寓是沃克大妈的产业。公寓在圣贞妮薇芙新街的下段，新街到弓箭街是一个斜坡，坡度很陡，而且高低不平，很少有马车经过这里。这些杂乱无章的小街斜道，在慈悲谷修道院和先贤祠两座大建筑之间，反倒显得悠闲安静。这两座大楼庄严肃穆的圆形屋顶洒下了金黄的光彩，也投下了阴沉的暗影，改变了这里的环境和气氛。这里，路面上的铺石都是干巴巴的，没有污泥浊水，墙脚下长满了小草。最无忧无虑的人到了这里，也会像过路人一样感到忧从中来。车子的叽叽嘎嘎声似乎都是一件大事。房屋看起来阴沉沉的，高耸的围墙使人觉得像是监狱。一个走错了路的巴黎人到了这里，只看到普通人寄宿的公寓和办事处，只看到穷困潦倒、奄奄待毙的老头子，想寻开心却不得不拼命干活儿的年轻人。巴黎没有一个街区比这里更叫人恶心，甚至可以说，简直令人难以置信。而圣贞妮薇芙新街作为这幅苦难图的框架，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。为了使读者有个深刻的印象，不管用多么灰暗的色调，多么严酷的字眼，都不会是太过分的；就像参观古罗马的地下墓穴一样，一步一步走下墓道，越走光线越暗淡，导游的口气越说越枯燥。这个比喻真是再恰当不过了。其实谁能说得出：枯萎的心灵和空虚的脑袋，到底哪一样看起来更可怕呢？

公寓的正面朝着一个小花园，侧面靠着圣贞妮薇芙新街，形成一个直角，在公寓和小花园之间，沿着房子的正面有一条两米宽、连环形的砾石地，前面又有一条铺沙小路，路旁有天竺葵、夹竹桃、石榴花，都种在蓝白两色的陶器盆里。顺着小路就会走到一扇大门前，门上挂了一个招牌，上面写着“沃克之家”，下面还有“供应膳宿，欢迎男女客人光临”的字样。在白天，进门要先按栅栏上装的门铃，铃声不大好听；从栅栏向外看，可以看到铺沙路的尽头，对面墙上画了一个绿色大理石的神龛。看得出来是当地街区画家的艺术品。在神龛凹进去的地方，有一座爱神的雕像，一看雕像上五颜六色的油彩，象征画派的爱好者就可以看出巴黎的风流病了，而这种病不消走几步路

就可以找到医治的地方。神像底座上刻的字已经看不清楚，但是总会使人猜想，是不是1777年伏尔泰荣归巴黎时，群众的热情高涨，为他的丰功伟绩立下了这座纪念碑呢？碑上刻的字是：

不管你是谁，爱神都是你的老师，
现在是，过去是，将来应该还是。

天快黑了。栅栏门换上了门板，栅栏后面的公寓，正面对着小花园，正面有多长，小花园就有多宽。花园两边都是墙，一边是沿街的墙，另一边是左邻右舍的分界墙。分界墙上爬满了一大片常春藤，仿佛从上到下都包装起来了，在巴黎特别吸引过路人，成了如画的景色。靠墙种了一排果树，墙上挂满了葡萄藤，收成和成色使沃克大妈忧心忡忡，和房客谈起来却又兴致勃勃。沿着每一堵墙都有一条狭窄的小道，通往一片菩提树的浓荫。沃克大妈是在官方家出生的，总把“菩提”说成“不提”，虽然房客多次纠正，也不起什么作用。在这两条平行的小路中间有一大块方地，上面种着长生花，旁边是剪成圆锥形的果树，再靠边种的是酸菜、莴苣或香芹。在菩提树荫下，有一张漆成绿色的圆桌，周围还有几把椅子。在炎热的夏天，连鸡蛋都会被阳光烤熟，但是有钱人还要坐在树荫下喝咖啡。正屋是底层，三层楼房，再加一层阁楼。墙是粗砂石砌成的，粉刷成了暗黄色，巴黎所有的房屋几乎都是这样，显得陈旧古老，看起来叫人不舒服。每层楼都开了五扇窗子，窗上装的是小玻璃，配上遮光的窗帘，但是帘子挂得高低不齐，叫人看着不顺眼。房屋侧面也开了两扇窗子，底层那两扇还围了铁栅栏，作为装饰。正屋后面有一个二十尺宽的院子，在那里养猪、养鸡、养兔，倒也互不侵犯，各得其所。院子里头是一个堆木柴的棚子，棚子和厨房窗子之间挂了个碗橱，洗碗水就滴到下面的污水沟里流出去。这个院子有扇小门通到圣贞妮薇芙新街。厨娘打扫院子的时候，用大量的水把污泥脏物冲刷出去，怕会发生瘟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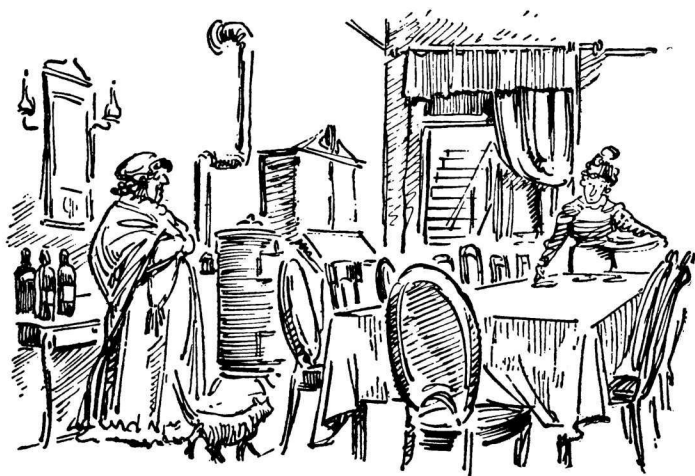
房子似乎本来就是为开公寓而盖的，底层第一间房子由靠街的两个窗子照亮，由一个落地窗门进出。这间房子就是客厅，隔壁是间餐厅，隔开餐厅和厨房的是楼梯间。楼梯的踏板每一级都是木板嵌上擦亮的彩色方砖。客厅的陈设叫人看了难受：几张沙发，几把椅子，都是陈旧不堪的，有些沙发罩布磨得漏底，有些却又磨得发亮。客厅中间是一张圣安妮时代的圆桌，桌面是云花石的，上面放了个白瓷茶具柜，柜子上的金色花纹已经大半磨损掉了，今天这种柜子还可以随处看到。房子的地板相当糟，护壁板也只有半个人高，隔墙板上糊了上光的漆纸，纸上画着《特勒马克》¹的故事，英雄人物穿着华丽的彩服。在两扇铁栅窗之间的壁板上，房客们看到的是款待尤里西斯之子（就是特勒马克）的盛宴。四十年来，这张画引起了房客的说笑，他们自以为高人一等，而现实的地位却低人一头。看到画上丰盛的酒席，而自己却只能不饿肚子，奈何！壁炉是石块砌成的，炉床干干净净，说明没有重大的事情是不会生火的。壁炉架上摆了两个花瓶，瓶里插满了纸花，外面盖了个玻璃罩，却掩盖不了纸花放得太久的陈旧颜色。花瓶中间摆了一架灰蓝色云石的座钟，叫人看不上眼。这第一间房子发出一股说不出的怪味，也许可以叫作公寓味，闻起来像是封闭多年，潮湿腐朽，变酸变烂，使人感到寒冷，臭气触鼻，连衣服也挡不住气味的侵蚀；闻起来有残羹剩菜的味道，或下人的房间、低级的办事处、贫民救济所的汗味。如果要描写这种怪味，那得发明一个方法来计算、估计这些老老少少的房客叫人作呕的品质，和污染空气的独特气息，才能说得清楚。其实，这种吓人的味道，如果比起隔壁的餐厅来，你会觉得这个客厅蛮不错了，气味也不那么难闻，甚至不比夫人们的小客厅相差太远呢。餐厅全装上了护壁板，原来的油漆颜色现在看不清了，露出了木板的本色，上面留下了一层一层油污的痕迹，画出了无以名之的奇形怪状。靠墙摆了几个碗橱，手一碰就会感

1 尤里西斯远征特洛亚，十年未归，他的儿子特勒马克万里寻父。

到黏糊糊的，里面放了几个发暗光的长颈大肚玻璃瓶，几块带有波纹织锦的圆垫子，几沓杜奈出产的蓝边厚瓷盘。在一个角落里放了一个分格的小柜子，每一格都标了号码，让用膳的房客放他们的餐巾，那不是油渍斑斑，就是酒味扑鼻；还有一些老家具稳如大山，安然不动，虽然放在哪里也不合适，但是不能处理掉，就像医院里无可救药的病人一样，公寓对这些老古董也下不了狠心。例如带顶棚的晴雨表，每逢下雨，顶棚就会张开伸出去；还有叫人看了倒胃口的木刻版画，偏偏还要配上一个黑漆描金的木框；又如镶嵌了铜鳞的挂钟，一个绿色的火炉，几盏油和灰尘混成一片的油灯，一张铺上漆布的长桌，布上的油渍厚得足够让一个爱开玩笑的食客用手指在上面留名纪念；还有几把缺胳膊断腿的旧椅子，几块放在门口擦鞋泥用的草垫子已经藕断丝连，踩不断却又踏还乱了；还有几个差劲的小脚炉，洞眼有的圆有的扁，结合的地方也已经松动，连嵌接的小木头都烤焦了。怎么办呢？要说出这些家具多么陈旧、腐朽，怎么裂开、摇晃，如何虫蛀、残缺不全、阴阳怪气、毫无用处、一动就要散架，那需要太多的文字，未免拖拖拉拉，会使读者觉得没有兴趣。性急的人更受不了。只简单补充一句：红色的方砖地给鞋底磨得高低不平，或者上色不匀，显得有厚有薄。总而言之，房子笼罩在穷苦的气氛中，没有一点诗意；而节衣缩食、饱受折磨的贫困却都集中在这里。虽然还不是一塌糊涂，也已经是遍体鳞伤；虽然还没有千疮百孔，衣衫褴褛，但是迟早要腐烂崩溃，变成一摊烂泥的。

这间餐厅的黄金时间是早晨七点钟前后，沃克大妈的猫比女主人还早，占先跳到食品柜上，闻了闻盖着碟子的几大碗牛奶，发出了呼噜呼噜的声音，这是它早晨的例行公事。然后女主人出场了。她戴着罗纱网眼便帽，露出了一圈没有梳理好的假发，脚上穿的是一双皱得像鬼脸似的拖鞋。她的脸有点显老，也有点显胖，脸中央突出一个鹰钩鼻；她的双手滚圆，身体丰满得像一个踏实的教徒，胸脯鼓得太显眼，并且摇摇晃晃，和餐厅的气味倒很相投。餐厅闻起来有股霉味，

暗示投机倒把的不法作风；而沃克大妈呼吸着这暖洋洋的臭气，一点也不觉得倒胃，反而感到得其所哉。她的脸孔叫人觉得新鲜，仿佛见到秋天的第一次霜冻。她的眼角皱皱折折，表情变化很快，刚刚还是想讨人欢喜、满脸笑容的舞女，忽然一下翻脸不认人，瞪眼竖眉，成了逼人还账的讨债人。总而言之，她这个人就是公寓的化身，公寓也是她放大的形象。监狱不能没有警卫，这二者是缺一不可的。这个苍白肥胖的女人就是公寓生活的产物，正像伤寒病是医院的漏网之鱼一样。她外面穿的羊毛围裙，遮住了用旧裙子改成的内裙，但线缝开裂的内裙露出了棉絮。这就概括了客厅、餐厅、小花园的形象，叫人猜得到厨房的膳食是什么样。等到女主人一出现，场面才齐全了。沃克大妈有五十岁上下，像所有年过半百的女人一样，是经历过一番苦难的。她的眼睛像模糊的玻璃，神气像个公正无私的中间人，其实却在欺诈勒索，要求对方付出最高的代价。另一方面，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，她也不惜牺牲任何无辜的人，只要有利可图就行。话虽如此，公寓的房客却只要一听见她像他们一样咳嗽或者诉苦哭穷，就认为她是个“好心的女人”，相信她和他们一样没有钱。至于沃克先生呢，她



绝口不提这个过世的丈夫。他是如何失去他的财产的？她只解释说：在他倒霉的时候，他对她不好，只给她留下了流泪的眼睛、这幢过日子的房屋，还有不同情任何苦难的特权，因为她认为自己吃苦受难已经无可复加了。胖胖的厨娘希尔微一听到老板娘三步并作两步走的脚步声，就赶快为寄宿又包膳的房客做好午餐。

一般说来，包膳而不寄宿的房客只吃晚餐，每个月只花三十法郎。在本书故事开始的时候，在公寓里寄宿的房客只有七位。一楼有全公寓最好的两套房间。沃克大妈住了比较小的那一套，另外一套租给谷杜尔太太，她是法兰西共和国一个军需官的遗孀，带了一个养女，名叫薇多琳·达伊夫，这两个女房客每年交一千八百法郎膳宿费。二楼的两套房间，一套住的是一个叫布瓦雷的老人，另外一套的房客大约有四十岁，戴了黑色假发，鬓角也染黑了，名字叫沃特能。三楼有四个房间，两间已经租出，一间租给一个叫作米歇娜的老姑娘，还有一间住的是原来做面粉生意的高里奥大爷，大家都叫他高老头。另外两间打算租给来来往往的过客，或者家境不好的穷学生。他们像高老头和米歇娜老姑娘一样，每月只付得起四十五法郎的膳宿费，但沃克大妈不太欢迎这种客人，除非找不到更合适的，才不得已而求其次，因为这种客人吃面包吃得太多。目前，两间房子只有一间住了一个从安古莱乡下到巴黎来学法律的年轻人，他的家庭人口多，经济困难，每年节吃省用，才能给他凑上一千二百法郎做生活费。这个年轻人自称是欧金·德·拉思提雅，是一个苦难磨炼出来的青年，从小就知道父母对他的期望，要为自己准备一个美好的前途，早就算计过学习能起的作用，提前适应未来的社会活动，以便抢先占个便宜。如果没有他好奇的观察力，如果不是他善于在巴黎的沙龙里表现得出色，我们这个故事也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富有现实意义了。而这种现实主义的色彩，不能不归功于他的聪明才智，归功于他深入了解神秘事件的精神。因为这种神秘性是事件的制造者和受害者都千方百计不愿泄露天机，公之于众的。

三楼之上是一间晾衣服的顶楼，还有两间阁楼，一间住了干粗活儿的用人克里斯托夫，另一间住的是胖厨娘希尔微。除了这七个包膳宿的房客之外，沃克大妈不管年成好坏，平均总有七八个学法律或者学医的大学生，还有两三个住在附近街区的常客，到公寓来包晚餐。因此，餐厅常有十八个人入座，实际上可以容得下二十个人；不过中午来的只有七个房客，他们聚在一起，看起来倒有一点家庭风味。每个房客下楼都穿拖鞋。他们毫不客气，推心置腹地对头天晚上的客人评头论足，或者对昨天发生的事情说长道短。这七个房客都是沃克大妈惯坏了的孩子，她根据他们交的膳宿费多少，像天文学家一样精细地盘算如何区别对待他们，分毫不差。这些房客虽然来自四面八方，心里的算计却又大同小异。二楼的两个房客每月只付七十二个法郎，这样便宜的膳宿费，只有在圣玛塞尔郊区的修道院和救济所之间的地区才找得到。但这也说明了：这些房客（只有谷杜尔太太是个例外）都或多或少处在苦难的压迫之下。因此，公寓内部叫人看了难受，房客的外表也是一样陈旧破烂。男人穿的外衣颜色说不清是黑是蓝，鞋子是高级社区扔到街角都没人捡的，内衣穿破了也不补，衣服都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，穿不了几天了。女人的穿着早已过时，染过色又掉色，只好再染；裙子的花边都已破旧，重新缝补过；手套磨得发亮，白色的皱领一直是枯黄的；头巾也磨得露丝线了。如果说她们衣着不太雅观，身体倒是个个结实，经历过人生的狂风暴雨，脸部冷漠无情，或者情感已经凝固成型，就像不再流通的硬币那样磨得面目模糊了。干瘪的嘴唇却武装着贪婪而锋利的牙齿。这些房客可以使人猜到他们已经或者正在上演的好戏，不是在舞台的灯光下或布号前，而是生动无声的表演，似乎冷酷无情，却能打动人心，使人热血沸腾的连续不断的戏剧。

老姑娘米歇娜在她疲劳无神的眼睛上方，戴了一顶油迹斑斑的绿绸遮阳帽，帽檐用一圈黄铜丝连起，慈悲的天使见了也要大吃一惊，居然有这么异想天开的妙手。她的大围巾镶边的一缕缕流苏，似乎在

流眼泪，披在她的肩头，仿佛要掩盖一副皮包骨头的骷髅。是什么苦难剥夺了这个可怜人的女性外形？她可能漂亮过，身材也不坏，是不是生活放荡无度，伤心无限，或者是贪得无厌、欢爱过分？她是不是做过脂粉生意、风流勾当？是不是年轻时得意忘形、纵情欢乐，老来得到报应，连过路人都避之唯恐不及呢？她凄惨的眼神叫人发冷，萎缩的身体叫人害怕。她说话的声音尖得刺耳，像寒冬来临之前，藏在枯枝残叶之间的秋蝉哀鸣。她说自己照料过一个患膀胱炎的老人——老人的子女认为没有什么好处可捞了，就撇下了老人不管。不料老人却遗留了一千法郎，给米歇娜做终身年金，于是财产继承人又定时来争遗产了，争不到就对她进行诬蔑。虽然她脸上还看得出情欲蹂躏过的痕迹，但白皙而细腻的皮肤却使人猜想得到：她的身体还多少保留了几分当年的姿色。

布瓦雷简直就是一架机器。看见他灰色的影子沿着植物园的一条小路走来，头上戴着一顶旧得像瘫痪了的鸭舌帽，手里几乎拿不住手杖，手杖的象牙球柄已经发出暗黄色。他外衣的下摆也起了皱，几乎遮不住贴身不紧的裤子。穿着蓝袜子的双腿走路不稳，仿佛喝醉了酒似的。他的白背心脏了也没有洗，卷缩的粗纱颈饰和绑在他鸡脖子上的领带不太搭配。看见一个这样的人，不免要引起怀疑：这个幽灵和那些在意大利林荫道上游来荡去、大胆放肆的诺亚子孙是不是同种同族？什么工作使他退化到了这个地步？什么情欲使他的脸变形了？画成漫画还像是个人吗？他干过什么事？也许在司法部当过差，经办过执行死刑任务的报销，如对弑父的逆子行刑时所用的蒙头黑布，行刑后用糠垫底的篓子，刑架上挂铡刀的绳子等的账单。也许他在屠宰场门口收过税，在卫生局当过检察员。总而言之，假如社会是个大磨坊，他就是一匹驴子，他为别人卖力，却不知道是在为谁帮忙；社会上发生了多少不幸的或者肮脏的事情，他就是用来转动社会这部大机器上的一个小螺丝钉。俗话说得好：“总得要有人来做他所做的事情呀！”巴黎的上等人是不把这些身心都受到煎熬、脸色苍白的苦命人